

朱子大全集

第六
函
八
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

書

與趙昌甫

罪戾之餘物色未已不知何以見惡如此之深甚可笑也近讀經書不得却看些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處然亦覺轉喉觸辭不敢下筆注解但時發一笑耳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渠必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目下少寬使自舒肆況所謂少寬者又已激而更甚乎黃乃以力贊建中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復來之漸其繼之者與儲以待次者又不令人人若非上心慨然開悟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與諸伯仲深警此意敬恭朝夕安以俟之區區不勝真切之望

也昨日得王謙仲書亦如履常所料蓋遠方未見近報耳向讀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愁居懾處之狀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宛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爲法也少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令人驚懼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得渠書想亦畏僞學污染也

李白詩多說此事惜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服入靜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愛其言存神內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功夫未必無益於養病也

已草挂冠之牘開歲卽上計較平生已爲優幸獨恨爲學不力有愧初心著書未成不無遺憾耳因便寓此少致問訊之意敢遠千萬戒詩止酒以時自愛眷集均慶

答江隱君

每承諄切之誨若將挈而寘諸聖賢之域顧愚昧未知所以仰
稱期待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奉指畫於前其爲向仰不勝此
心之拳拳

別紙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仰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備縱橫
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竭底滯雖若某之蒙昧誠不足以語此
亦已昭然若發蒙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
之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夫進修節序之緩急先
後則或未同蓋某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
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
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
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容有次序而

一理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
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飮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
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
至於支葉生實不至其日至之時而握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
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
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
之言率多違異而語其所詣之極則又不敢以爲不同也姑論
其大槩異同之端以爲求教之目其他曲折不敢執着言語以
取再三之瀆要之非得面承不能究此心之所欲言也

伏辱墜教所以訓督孜孜不倦有加於昔顧惟庸昧重勞提耳
既感且愧不知所以爲謝也

始者獻疑亦非敢以所示大旨爲不然但疑精義入神一句文

義或不如如此恐如所論則義以方外之一節似少功用耳及蒙
垂喻再三每加精密讀之恍然自失於直截根源處更無纖芥
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免扭捏愚謂大體已是正當
卽不須強以此句說合費多少心力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
文理反有所累某竊終疑之願平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
某非敢妄言而此句工夫自有所謂不但如來喻所指而已拙
於文詞又迫私冗來使不能久駐然此非難知以吾丈高明尤
不難見若無義以方外一節卽儒者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
易以內外隔截看也前書別紙變化機要二者之分亦非愚妄
所曉竊意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本非有預
如此分別也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
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

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
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
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
是性分內緊切慙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夫豈有剩
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竺
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
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
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
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
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爲對仁之義
乎爲精微之義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
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

前幅所陳謬矣不中理之言必多蓋未敢以爲是而求正於左
右切望指教區區之病正坐執滯於文字言語之間未能脫然
有貫通處其於道體固患夫若存若亡而未有約卓之見耳但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
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
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
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
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
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畧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

栗

示喻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聞仙遊故相葉公之爲縣月計所
湏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竊

計郡計既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但恐縣道難託別生它患此在高明必又有以制之耳儲宰旣去爲怨家所誣亦寓公者爲之先後臺評所指遷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預謀者亦被流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果爾又可痛也蓋舊學基不佳衆欲遷之久矣儲宰一日自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它時經由當自知之其可浩歎又不止如今所諭也

與饒廷老

此間虞士朋與王阮同赴東府餞會乃其鄰郡鄉人必不使人攻之也姑少徐之當見底裏歸宿也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耶

伯啓聞已西去昨日得浙中書云子約之逝親戚有爲旁郡守

者遂不復相聞末俗益偷乃至如此亦可歎也

所喻極當初亦疑之後聞所得只是庶官恩例故不自嫌今既不安不如且已止於未形尤爲深慮保狀已納還仲本印紙今并附其人持歸幸檢入元不曾發封但別用紙護之也三衢已差替人正則恐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頃年代君舉於桂陽自刻其詩集而屬君舉序之是時蓋求入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爲此言固小人之常態也

示及報狀只坡疏未見此其關捩雖未易窺然其手勢規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退之不久必別有勝負也元善已如雪川其子假日至此見養子之說愕然曰大人到彼又頭撞矣此語亦有味因見仲本可閑及之世間所傳坡文亦未必皆出其手可更詳之也某病起方得旬日無事比又苦傷風證

朱子大全卷之四
集賢堂
候雖淺然服藥發散出汗多倦乏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閣
上又熱無着身處頗以爲苦耳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渠年
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途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
力所及也

換闕竟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免見說賢
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伯起想已赴班引矣中間道
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
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贗始判矣

與張孟遠

老益衰百病交作處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凶問沓來令人
感愴不能爲懷天之蒼蒼其果有所愛憎耶抑都無之而直聽
其自爾耶曆說恨未得請餘誨康節之學固非止於爲曆然亦

不專爲知來如後世識緯之言也幸深考之復以見教幸甚
歸來之後叨冒重疊已深愧仄不意又蒙收召之恩顧念本末
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獲比不得已輒緣面奏封事之
請妄陳瞽言政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計此愚誠當蒙矜允得
遂退藏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難得中節此舉却是以語爲默差
之毫釐則是反速其禍未知竟何似耳子充當已改秩亦久不
得渠消息也季路之除甚慰物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脚弱拘攣心腹痞痛日甚一日服藥略無
効驗懸車年及已言於郡丐上告老之章而有司疑之交舊亦
多以爲不可未知竟如何然此意已決不復能顧利害得失也
友人游子蒙趨試南宮行期偶緩過衢欲買舟而無知識可託
欲丐指麾幹事人相導之此公定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

餘在此爲可與晤語者計當自識之也

記得呆老初謫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開口無事學梳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得只作笑會也

答劉德修

似聞祠官秩滿不知亦爲再請之計否耶東方之事想日聞之某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正使苟安亦何足爲輕重顧未知世道終何如耳餘平時有人往來履常兄弟且如此昨得其書且道所教戒令人感歎但觀時勢恐未有補徒促禍耳機仲元善各已爲致盛意皆屬道謝子宜在宜春時得書其母年高不肯來就養甚可念子直罷廬陵後去之章貢外邑寓居亦不甚安子壽間亦得書平父聞亦歸江陵却不得近書也季章必已到閩中文叔寓居不知爲況定何如亦已託君亮附書問訊矣東

溪志銘高古峻潔法度深嚴而渾然不見刻瑯之迹三復歎仰
以得見爲幸老先生學行之懿遂託此文以不朽矣春間當已
就窆恨不得陪素車之會也傳之計亦已襄事其子弟幾人當
能世其學也天雄鐵杖石刻之況荷意甚厚第顧衰懦有不能
堪重以爲愧耳今年脚氣幸未大作但耳聾目昏日以益甚舊
書不復可讀而頃年整頓儀禮一書私居乏人抄寫學徒又多
在遠不能脫藁深慮一旦無以下見古人又恨地遠不得就明
者而正之也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閱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寢食俱廢
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
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
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會

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耳偶有鄂便託劉公度轉致此間如
有的便亦望得一字之報使知動靜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
亦復不容李章得郡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久安者李良仲
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
見物色想亦深自聊也某足弱氣痛已半年矣杖策人扶僅能
畧移跬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
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
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爲世道自愛耳某隨例
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爲從
之之累亦可歎也

盡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戶矣引領高
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奇効恨不得一

扣立指參同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方就同有紕
謬處今納一冊或因書煩爲扣之渠必於此深有得恐其有錯
誤得筆示幸甚也屈平以往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
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未稍作如何出場耳每
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問禮之意甚善顧淺陋何足以議此舊所遵守者溫公書儀程
氏新禮耳兩書想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嘉禮有日本合遣人
致區區適此其慘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改月來訪幸甚幸
甚

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人候之當并拜狀也幕客
正要蚤晚從容密罄忠益來喻乃欲公廳摺笏納爵誦言殊不

成舉措聞之駭歎如是乃是專欲引善歸已明曲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況如此則必大激同官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愚慮淫爲老兄憂之方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若以小故先自乖離外激衆怒內致羣議殊非策之得也況向來所辟兩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做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縱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爲過舉幸甚幸甚

回劉知縣

諱君房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杼山侍郎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窺其詞意筆蹟之妙